

阅微草堂笔记(上)

(清)纪昀著

目 录

滦阳消夏录一.....	3
滦阳消夏录二.....	37
滦阳消夏录三.....	70
滦阳消夏录四.....	105
滦阳消夏录五.....	142
滦阳消夏录六.....	177
如是我闻一.....	211
如是我闻二.....	256

滦阳消夏录一

乾隆己酉夏，以编排秘籍，于役滦阳。时校理久竟，特督视官吏，题签度架而已。昼长无事，追录见闻，忆及即书，都无体例；小说稗官，知无关于著述，街谈巷议，或有益于劝惩，聊付抄胥存之，命曰《滦阳消夏录》云尔。

〔注〕

滦阳：今河北承德县。

1.胡御史牧亭言，其里有人畜一猪，见邻叟辄瞋目狂吼，奔突欲噬，见他人则否。邻叟初甚怒之，欲买而啖其肉，既而憬然省曰：此殆佛经所谓夙冤耶？世无不可解之冤。乃以善价赎得，送佛寺为长生猪。后再见之，弭耳昵就，非复曩态矣。尝见孙重画伏虎应真，有

巴西李衍题曰：至人骑猛虎，驭之犹骐驎。岂伊本驯良，道力消其鸷。乃知天地间，有情皆可契。共保金石心，无为多畏忌。可为此事作解也。

〔注〕

巴：地名，指今川东、鄂西一带。

金石：指意志坚定。

2. 沧州刘士玉孝廉，有书室为狐所据，白昼与人对话、掷瓦石击人，但不睹其形耳。知州平原董思任，良吏也，闻其事，自往驱之。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，忽檐际朗言曰：公为官，颇爱民，亦不取钱，故我不敢击公。然公爱民乃好名，不取钱乃畏后患耳。故我亦不避公，公休矣，毋多言取困。董狼狈而归。咄咄不怡者数日。刘一仆妇甚粗蠢，独不畏狐，狐亦不击之。或于对话时，举以问狐。狐曰：彼虽下役，乃真孝妇也。鬼神见之犹敛避，况我曹乎！刘乃令仆妇居此室，狐是日即去。

3. 爱堂先生言，闻有老学究夜行，忽遇其亡友。学究素刚直，亦不怖畏，问君何往。曰：吾为冥吏，至南村有所勾摄。适同路耳。因并行，至一破屋。鬼曰：此文士庐也。问何以知之？曰：凡人白昼营营，性灵汨没。

唯睡时一念不生，元神朗彻，胸中所读之书，字字皆吐光芒，自百窍而出。其状缥缈缤纷，烂如锦绣。学如郑孔、文如屈宋班马者，上烛霄汉，与星月争辉，次者数丈，次者数尺，以渐而差，极下者亦莹莹如一灯，照映户牖。人不能见，唯鬼神见之耳，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，以是而知。学究问：我读书一生，睡中光芒当几许？鬼嗶嚅良久曰：昨过君塾，君方昼寝。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、墨卷五六百篇、经文七八十篇、策略三四十篇，字字化为黑烟，笼罩屋上。诸生诵读之声，如在浓云密雾中，实未见光芒，不敢妄语。学究怒斥之，鬼大笑而去。

〔注〕

高头讲章：指八股时文家解释《四经》的讲义。因列于朱熹注的《四书》的书眉(高头)上，故名。

策略：过去读书人为应考准备的押题范文。

4.东光李又聃先生尝至宛平相国废园中，见廊下有诗二首。其一曰：飒飒西风吹破棂，萧萧秋草满空庭。月光穿漏飞檐角，照见莓苔半壁青。其二曰：耿耿疏星几点明，银河时有片云行。凭栏坐听谯楼鼓，数到连敲

第五声。墨痕惨淡，殆不类人书。

5.董曲江先生，名元度，平原人。乾隆壬申进士，入翰林，散馆 改知县，又改教授，移疾归。少年梦人赠一扇，上有三绝句曰：曹公饮马天池日，文采西园感故知。至竟心情终不改，月明花影上旌旗。尺五城南并马来，垂杨一例赤鳞 开。黄金屈戌雕胡 锦，不信陈王八斗才。萧鼓冬冬画烛楼，是谁亲按小凉洲 。春风豆蔻知多少，并作秋江一段愁。语多难解，后亦卒无征验，莫明其故。

〔注〕

散馆：清制，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举行甄别考试之称。

西园：曹植诗：“清夜游西园，飞盖相追随。”

赤鳞：指鱼。

雕胡：有米的菰。

小凉洲：曲名。

6.平定王孝廉执信，尝随文宦榆林，夜宿野寺经阁下，闻阁上有人絮语，似是论诗。窃讶此间少文士，那得有此？因谛听之，终不甚了了。后语声渐出阁廊下

，乃稍分明。其一曰：唐彦谦 诗格不高，然禾麻地废生边气，草木春寒起战声，故是佳句。其一曰：仆尝有句云：阴碛日光连雪白，风天沙气入云黄。非亲至关外，不睹此景。其一又曰：仆亦有一联云：山沉边气无情碧，河带寒声亘古秋。自谓颇肖边城日暮之状。相与吟赏者久之，寺钟忽动，乃寂无声。天晓起视，则扃钥尘封。山沉边气一联，后于任总镇遗稿见之。总镇名举，出师金川时，百战阵歿者也。阴碛一联，终不知为谁语。即其精灵长在，得与任公同游，亦决非常鬼矣。

〔注〕

唐彦谦：唐代人，博学多艺，尤工七言诗。

7. 沧州城南上河涯，有无赖吕四，凶横无所不为，人畏如狼虎。一日薄暮，与诸恶少村外纳凉，忽隐隐闻雷声，风雨且至。遥见似一少妇，避入河干古庙中。吕语诸恶少曰：彼可淫也。时已入夜，阴云黯黑，吕突入掩其口，众共褫衣相鬪。俄雷光穿牖，见状貌似是其妻。急释手问之，果不谬。吕大恚，欲提妻掷河中。妻大号曰：汝欲淫人，致人淫我，天理昭然，汝尚欲杀我耶？吕语塞，急觅衣裤，已随风入河流矣。旁皇无计，乃自

负裸妇归。云散月明，满村哗笑，争先问状。吕无可置对，竟自投于河。盖其妻归宁，约一月方归。不虞母家遭回禄，无屋可栖，乃先期返。吕不知而遭此难。后妻梦吕来曰：我业重当永堕泥犁，缘生前事母尚尽孝，冥官检籍得受蛇身，今往生矣。汝后夫不久至，善视新姑嫜。阴律不孝罪至重，毋自蹈冥司汤镬也。至妻再醮日，屋角有赤练蛇，垂首下视，意似眷眷。妻忆前梦，方举首问之，俄闻门外鼓乐声。蛇于屋上跳掷数回，奋然去。

〔注〕

回禄：火神。

8.献县周氏仆周虎，为狐所媚，二十余年如伉俪。尝语仆曰：吾炼形已四百余年，过去生中，于汝有业缘当补。一日不满，即一日不得生天。缘尽，吾当去耳。一日，輒然自喜，又泫然自悲。语虎曰：月之十九日，吾缘尽当别。已为君相一妇，可聘定之。因出白金付虎，俾备礼。自是狎昵燕婉，逾于平日，恒形影不离。至十五日，忽晨起告别。虎怪其先期，狐泣曰：业缘一日不可减，亦一日不可增。惟迟早则随所遇耳。吾留此

三日缘，为再一相会地也。越数年，果再至。欢洽三日而后去。临行呜咽曰：从此终天诀矣。陈德音先生曰：此狐善留其有余，惜福者当如是。刘季箴则曰：三日后终须一别，何必暂留。此狐炼形四百年，尚未到悬崖撒手地位。临事者不当如是。余谓二公之言，各明一义，各有当也。

〔注〕

业缘：佛教名词。业指身、口、意三方面的活动。佛

教认为业发生后，将引起善恶报应。缘即缘分。

9.献县令明晨，应山人。尝欲申雪一冤狱，而虑上官不允，疑惑未决。儒学门斗有五半仙者，与一狐友，言小休咎多有验。遣往问之。狐正色曰：明公为民父母，但当论其冤不冤，不当问其允不允，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？门斗返报，明为悚然。因言制府李公卫未达时，尝同一道士渡江。适有与舟子争诟者。道士太息曰：命在须臾，尚较计数文钱耶。俄其人为帆脚所扫，堕江死。李公心异之。中流风作。舟欲覆。道士禹步诵咒，风止得济。李公再拜谢更生。道士曰：适堕江者命

也，吾不能救。公贵人也，遇厄得济，亦命也，吾不能不救，何谢焉。李公又拜曰：领师此训，吾终身安命矣。道士曰：是不尽然。一身之穷达当安命。不安命，则奔竞排轧，无所不至。不知李林甫、秦桧，即不倾陷善类，亦作宰相，徒自增罪案耳。至国计民生之利害，则不可言命。天地之生才，朝廷之设官，所以补救气数也。身握事权，束手而委命，天地何必生此才，朝廷何必设此官乎？晨门曰：是知其不可而为之。诸葛武侯曰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成败利钝，非所逆睹。此圣贤立命之学，公其识之。李公谨受教，拜问姓名。道士曰：言之恐公骇。下舟行数十步，翳然灭迹。昔在会城，李公曾话是事，不识此狐何以得知也。

〔注〕

门斗：清代儒学中的公役。

禹步：巫师道士作法时的一种步伐。

10.北村郑苏仙，一日梦至冥府，见阎罗王方录囚。有邻村一媪至殿前，王改容拱手，赐以杯茗，命冥吏速送生善处。郑私叩冥吏曰：此农家老妇，有何功德？冥吏曰：是媪一生无利己损人心。夫利己之心，虽贤士大

夫或不免。然利己者必损人，种种机械，因是而生，种种冤愆，因是而造。甚至貽臭万年，流毒四海，皆此一念为害也。此一村妇而能自制其私心，读书讲学之儒对之多愧色矣。何怪王之加礼乎？郑素有心计，闻之惕然而寤。郑又言此媪未至以前，有一官公服昂然入。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，今无愧鬼神。王晒曰：设官以治民，下至驿丞闸官，皆有利弊之当理。但不要钱即为好官，植木偶于堂，并水不饮，不更胜公乎？官又辩曰：某虽无功，亦无罪。王曰：公一身处处求自全，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，非负民乎？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，非负国乎？三载考绩之谓何，无功即有罪矣。官大踖踖，锋棱顿减。王徐顾笑曰：怪公盛气耳。平心而论，要是三四等好官，来生尚不失冠带。促命即送转轮王。观此二事，知人心微暖，鬼神皆得而窥。虽贤者一念之私，亦不免于责备。相在尔室，其信然乎。

〔注〕

三载考绩：引自《书·舜典》，意为多次考察政绩。

11.雍正壬子，有宦家子妇，素无勃谿状。突狂电穿牖，如火光激射，雷楔贯心而入，洞左胁而出，其夫

亦为雷焰燔烧，背到尻皆焦黑，气息仅属，久之乃苏。顾妇尸泣曰：我性刚劲，与母争论或有之，尔不过私诉抑郁，背灯掩泪而已。何雷之误中尔耶。是未知律重主谋，幽明一也。

12.无云和尚，不知何许人。康熙中挂单 河间资胜寺，终日默坐，与语亦不答。一日忽登禅床，以界尺拍案一声，泊然化去。视案上有偈，曰：削发辞家净六尘，自家且了自家身。仁民爱物无穷事，原有周公孔圣人。佛法近墨，此僧乃近于杨。

〔注〕

挂单：行脚僧投寺院暂住。

墨：指墨子，主张兼爱，崇尚节俭。

13.宁波吴生，好作北里游。后昵一狐女，时相幽会。然仍出入青楼间。一日狐女请曰：吾能幻化，凡君所眷，吾一见即可肖其貌。君一存想，应念而至，不逾于黄金买笑乎？试之，果倾刻换形，与真无二。遂不复外出。尝与狐女曰：眠花藉柳，实惬人心，惜是幻化，意中终隔一膜耳。狐女曰：不然。声色之娱，本雷光石火。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，即彼某某亦幻化也。岂特某

某为幻化，即妾亦幻化也，即千百年来名姬艳女皆幻化也。白杨绿草，黄土青山，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。握雨携云，与埋香葬玉，《别鹤》、《离鸾》，一曲伸臂顷耳。中间两美相合，或以时刻计，或以日计，或以月计，或以年计，终有绝别之期。及其诀别，则数十年而散，与片刻暂遇而散者，同一悬崖撒手，转瞬成空。倚翠偎红，不皆恍如春梦乎？即夙契原深，终身聚首，而朱颜不驻，白发已侵。一人之身，非复旧态。则当时黛眉粉颊，亦谓之幻化可矣。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。吴洒然有悟。后数岁，狐女辞去，吴竟绝迹于狎游。

〔注〕

北里：妓女的住处。

埋香葬玉：香、玉指美女。

14.交河及孺爰，青县张文甫，皆老儒也，并授徒于献。尝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间，去馆稍远，荒原阒寂，榛莽翳然。张心怖欲返，曰：墟墓间多鬼，曷可久留。俄一老人扶杖至，揖二人坐，曰：世间何得有鬼？不闻阮瞻之论乎？二君儒者，奈何信释氏之妖妄。因阐发程朱二气屈伸之理，疏通证明，词条流畅，二人听之皆

首肯。共叹宋儒见理之真，递相酬对，竟忘问姓名。适大车数辆远远至，牛铎铮然。老人振衣急起曰：泉下之人，岑寂久矣。不持无鬼之论，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，今将别，谨以实告。毋讶相戏侮也。俯仰之顷，欻然已灭。是间绝少文士，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，或即其魂欤。

〔注〕

阮瞻：晋代人，持无鬼论。

15.河间唐生，好戏侮，士人至今能道之。所谓唐啸子者是也。有塾师好讲无鬼，尝曰：阮瞻遇鬼，安有是事？僧徒妄造蜚语耳！唐夜洒土其窗，而呜呜击其户。塾师骇问为谁。则曰：我二气之良能也。塾师大怖，蒙首股栗，使二弟子宋达旦。次日委顿不起。朋友来问，但呻吟曰有鬼。既而知唐所为，莫不拊掌。然自是魅大作，抛掷瓦石，摇撼户牖无虚夕。初尚以为唐再来，细察之乃真魅。不胜其鬻，竟弃馆而去。盖震惧之后，益以惭恧，其气已馁，狐乘其馁而中之也，妖由人兴，此之谓乎。

16.天津某孝廉，与数友郊外踏青。皆少年轻薄，见

柳荫中少妇骑驴过，欺其无伴，邀众逐其后，嫚语调戏。少妇殊不答，鞭驴疾行。有两三人先追及，少妇忽下驴软语，意似相悦。俄某与三四人追及，审视正其妻也。但妻不解骑，是日亦无由至郊外，且疑且怒，近前诃之，妻嬉笑如故，某愤气潮涌，奋掌欲掴其面。妻忽飞跨驴背，别换一形，以鞭指某数曰：见他人之妇，则狎褻百端；见自己妇，则恚恨如是。尔读圣贤书，一恕字尚不能解，何以挂名桂籍也！数讫，径行。某色如死灰，殆僵立道左不能去，竟不知是何魅也。

17.德州田白岩曰：有额都统者，在滇黔间山行。见道士按一丽女于石，欲剖其心。女哀呼乞救，额急挥骑驰及，遽格道士手。女噉然一声，化火光飞去，道士顿足曰：公败吾事。此魅已媚杀百余人，故捕诛之以除害。但取精已多，岁久通灵，斩其首则神遁去，故必剖其心乃死。公今纵之，又貽患无穷矣！惜一猛虎之命，放置深山，不知泽麋林鹿齧其牙者几许命也。匣其匕首，恨恨渡溪去，此貽白岩之寓言，即所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。姑容墨吏，自以为阴功，人亦多称为忠厚。而穷民之卖儿贴妇，皆未一思，亦安用此长者乎。

〔注〕

此句出自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。意为罢免一个不称职的官员，不过使他一家因此而哭泣，这点悲伤怎比得上一个地区的百姓遭受他的涂炭呢？路，相当于省。

18.献县吏王某工刀笔，善巧取人财。然每有所积，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。有城隍庙道童，夜行廊庑间，有二吏持簿对算。其一曰：渠今岁所蓄较多，当何法以销之？方沉思间，其一曰：一翠云足矣，无烦迂折也。是庙往往遇鬼，道童习见亦不怖。但不知翠云为谁，亦不知为谁销算。俄有小妓翠云至，王某大嬖之，耗所蓄八九。又染恶疮，医药备至，比愈则已荡然矣。人计其平生所取，可屈指数者，约三四万金。后发狂疾暴卒，竟无棺以殓。

19.陈云亭舍人言，有台湾驿使宿馆舍，见艳女登墙下窥，叱索无所睹。夜半琅然有声，乃片瓦掷枕畔。叱问是何妖魅，敢侮天使。窗外朗声曰：公禄命重，我避公不及，致公叱索，惧干神谴，惴惴至今。今公睡中

萌邪念，误作驿卒之女，谋他日纳为妾。人心一动，鬼神知之，以邪召邪，不得而咎我，故投瓦相报，公何怒焉？驿使大愧，未及天曙，促装去。

〔注〕

驿使：古时传递公文的人。

20.叶旅亭御史宅，忽有狐怪，白昼对话，迫叶让所居，扰攘戏侮，至杯盘自舞，几榻自行。叶告张真人，真人以委法官。先书一符，甫张而裂。次牒都城隍，亦无验。法官曰：是必天狐，非拜章不可。乃建道场七日。至三日，狐犹诟詈，至四日乃婉词请和。叶不欲与为难，亦祈不竟其事。真人曰：章已拜，不可追矣。至七日，忽闻格斗砰，门窗破堕。薄暮尚未已，法官又檄他神相助，乃就擒，以罌贮之，埋广渠门外。余尝问真人驱役鬼神之故，曰：我亦不知所以然，但依法施行耳。大抵鬼神皆受役于印，而符录则掌于法管。真人如官长，法官如胥吏。真人非法官不能为符录，法官非真人之印，其符录亦不灵。中间有验有不验，则如各官司文移章奏，或准或驳，不能一一必行耳。此言颇近理，又问设空宅深山，猝遇精魅，君尚能制伏否。曰：譬大